

金 駝 峰

● 王 栋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金 驼 峰

王 栋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(内蒙)新登字1号

内容提要

这是作者近年来发表的部份小说散文作品的汇集,真实地反映了内蒙古巴林草原金驼峰下天翻地覆的变化,热情歌颂了改革中的新人新事新风尚。

是一曲毛泽东思想的颂歌!

是一曲民族团结的颂歌!

语言美,情节奇,人物性格鲜明,富于幽默感——作者创作上的这些特色,在本书里又得到了充分的发挥,具有一种吸引人的艺术魅力。

金 驼 峰

王 栋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)

赤峰第三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2 字数:300千 插页:2

1993年12月第一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1500册

ISBN7-204-02455-9/I·428 每册:18.00元



作者和德国汉学元史专家查艾克、台湾籍学者励心女士交谈。



作者回到解放前当牛倌儿的地方,和当年的小朋友、同行的县领导同志在当年居住的小屋(正房旁边的小土屋)前合影。

作 者 小 传

王栋 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生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县喇嘛台沟村，一九五〇年小学毕业以后参加革命工作，曾任税务局科员，广播站编辑，《昭乌达报》记者，一九五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五年入内蒙古大学文艺研究班为研究生，一九六五年出席全国青年创作积极分子大会，受到周总理、朱德委员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。毕业后回昭盟（现赤峰市）任报社副总编、党委副书记，现任赤峰市文联主席、党组书记，《百柳》文学月刊主编。一九七九年入中国作家协会。一级作家。

其作品有：长篇小说《草原明珠》、《金驼峰》，中篇小说《王栋中篇小说选》和短篇小说集《查干河在欢笑》、《猎场传奇》等。

王栋的作品，大部分反映民族生活，热情歌颂民族团结，作品格调清新、幽默、明朗，人物性格鲜明。

题 序

好雄伟！

金驼峰，宛如一峰金色的骆驼，神圣庄严地挺立在巴林草原。

过去的故事，记录在她的足下，今日之辉煌，闪现在她的身边！她，是各族人民痛苦生活的目击者，她，是各族人民从地狱走上天堂的见证人！

有一天，我陶醉在金驼峰下，眼望着如花似锦的巴林草原，甜美的睡着了……金驼峰给我托了个梦，让我把她所见所闻，编成故事，转述给各族人民。

我，这样做了。今天，我手托这份礼物，献给伟大恩人毛主席，纪念他老人家百年诞辰！

目 录

珍珠九龙袍.....	(1)
镶银底的木碗.....	(78)
震 动	(106)
好戏开台	(127)
索布丹告状	(156)
威力无穷的法宝	(171)
三换春联	(174)
乌兰涛娅	(183)
达里彩虹	(190)
窗花	(198)
贴心人	(204)
生活之树亦成荫	(210)
祥人·福地·情人岛	(216)
凤阁同志百日祭	(222)
金驼峰	(227)

珍珠九龙袍

“嗡——嗡——嗡——”

白音高乐草原的北边，高高的坠马崖上的那口青铜报警钟，每天早晨都要发出洪亮的声音。轰动很长时间的这起“珍珠九龙袍事件”，也象那口报警的铜钟，响彻在人们心间，提醒人们要思考许多事情——

一九七六年冬天，白音高乐草原的历史上，百年未见的一场大雪，一下改变了草原的容颜。高山显不出高了，树木不象树了，三尺多高的德尔苏草，连草尖儿都被大雪盖住了，镜面湖边的芦苇塘，全是亮晃晃的冰雪。只有宽阔的镜面湖，保持着原样，冰面光滑，雪下在上面，眨眼间被风刮走了。好家伙，湖上隆起的一个个冰包，咯嘣咯嘣地响着，好象一位巨人在向漫天的飞雪叫号：“我这面宝镜是不喜欢雪花的！”镜面湖东边的暖水泉，不但保持着原样，而且似乎显得更兴旺、更活跃，腾腾的热气，结成一股大气圈，笼罩着湖面，形成了云的高山峻岭。

雪大成灾，牧民们都到远方的牧场上，抗灾保育去了，老年和孩子们，在家里不光执行着抗灾保育的艰巨任务，而且还执行着另外一项重要的特殊任务。

一 奇怪的酒筵

天空中，几只小鹰在飞旋。

镜面湖上，一群蒙汉族孩子正赶着爬犁，排着“行军”的队伍，迅速前进。

镜面湖真比镜子还要光啊，一张张爬犁，被各种毛色的小狗拉着，排着整齐的队伍，在冰上轻悠悠地前进。爬犁后拖着小拖车，车上装着料口袋，孩子们坐在口袋上，两人一排，前后对伍，列成双行长蛇阵，灵巧的小手挥动着皮鞭，赶着小狗儿。小狗蜷着尾巴，放开轻巧的步子，拉着爬犁，喇喇喇，喇喇喇地前进着，闪闪发光的冰面路上，撒下脆亮亮的歌声：

小爬犁，展翅膀，
敢和小鹰比翱翔，
高举红旗向前进，
深揭狠批‘四人帮’！

深揭狠批‘四人帮’，
我们儿童上战场，
放好哨，站好岗，
妖魔鬼怪无处藏！

歌声刚停，滑在爬犁队前头的布尔固德，又象解放军叔叔喊操那样喊道：

“一、二、三——四”

十个孩子的小嗓子如同小喇叭，喊成一个声儿：

“一、二、三——四！”

看，这支队伍，确实有点军人样儿哩；不分男孩女孩，衣领上都贴着用红纸剪的领章，帽子上贴着红纸剪的五星帽徽。别看服装帽子各式各样，用这两样心爱的标志一装备，不管男孩女孩，都有了那么一种军人气魄哩！特别是领头的布尔固德，显得更精神，更带劲；他小身板壮得象头小牦牛，红堂堂的四方脸上，闪动着一双鼓溜溜、黑白分明的大眼睛。他身穿绿色吊面皮袍，腰扎宽腰带，别着木头手枪。纳云靴筒里，掖着钢叉弹弓。这小家伙本来就挺精神，再用鲜红的领章帽徽一点缀，看那架式正象他的名字^①，全身上下，都焕发着小鹰展翅的神采哩！

同布尔固德并肩前进的那个汉族男孩子，名字叫王兴。他比布尔固德大半岁，没有布尔固德那么粗壮，可比布尔固德高一耳根子、那长相也满有意思：细高个，大脑袋，秃脑门，一对肉乎乎的大耳朵，向前罩罩着，不时戏剧性地呼扇几下。因为他腿长跑得快，同学们都不叫他的名字，而叫他“小青马”。

小青马是布尔固德的“参谋”。看那穿着打扮，也真有个参谋的样儿哪：狗皮帽遮上，贴着红五星，家做吊面小皮袄的领子上，贴着红领章，腰扎皮带，上面别着木头手枪，而且，脖子上还悠荡着个叫做望远镜，其实看不远的家伙。布尔固德和王兴的后面，是汉族孩子刘小梅和蒙古族小姑娘乌兰塔娜；再后面是胖子好特老和汉族小姑娘倔丫；再往后是：喇叭嗓、小虎牙、小娜仁、大耳朵。蒙汉两族孩子排列在一起，既有穿长袍的，也有穿短袄的，纳云靴子掺和着家做棉鞋，色彩别致、

^①布尔固德，蒙古语，鹰。

新颖。放眼一看，多象一簇民族团结之花，在喜腾腾地开放啊！

爬犁队正在高歌猛进，后边突然有个孩子喊道：“报告布尔固德队长，我来晚啦！”

布尔固德回头一看，是小胖墩特木尔，赶着爬犁，从后面追上来了。布尔固德象指挥官那样一挥，很威武地问道：“小胖墩，为什么来晚啦？！”

“报告——”小胖墩特木尔象战士那样，举起手来，刚要很带劲地行个军礼，突然想到自己没戴帽子，赶快把手放下了。

“喊报告为什么不打立正？！”布尔固德发现特木尔光着脑袋瓜儿，急忙忍住笑。

小胖墩很难为情地说：“报告队长，我不能参加‘军事’活动了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们都有帽徽，我没个帽徽！”特木尔指指大家的帽徽，又指指自己的秃脑门儿。

布尔固德仍然装着指挥官的样儿，批评说：“一个军人，你不戴帽子，怎么发给你帽徽？！”

“我的帽子，姐姐戴着上牧场了！”小胖墩不住地喘着粗气。

“什么事儿也不能影响这次‘军事’行动呀。”布尔固德瞅着小胖墩那光脑门，转动着黑白分明、圆溜溜的大眼睛，想了想，小手象斧子一样往下一劈，“办法有了——就这么着！”他顺手从兜里掏出个纸剪的红五星，舔上点吐沫，啪的一声，端端正正地贴在小胖墩的秃脑门上，高兴地一挥，手：“好了——入伍！”

秃脑门贴上红五星，显得非常鲜亮。

“是！”小胖墩庄严地行了个军礼，站在队伍里面了。

孩子们赶着爬犁，正在光滑的冰面上前进，湖边一声骆驼

的鸣叫，满特大伯来了。

“唉！我的孩子们，你们出发得真早啊！”

“满大伯——”孩子们齐声喊着，向他招手。

“大雪天，机器和神奇的骏马，都玩不转了，只有这些软蹄子牲口吃得开——”满大伯拍拍骑着的骆驼，指指拉爬犁的小狗，笑眯眯地来到孩子们跟前。

这位满特，是队里的保管员。他五十多岁，身板柱壮，饱经风霜的牧人脸上，一双大而有神的眼里，闪着亲昵的亮光。近似方型的下巴，长着密蓬蓬的黑胡子，每当想事儿的时候，下巴颏庄严地翘起，眯眼思考片刻，手一挥，来了主意——孩子们感觉这个动作很好玩儿。

“孩子们冷不冷？”满大伯和孩子们亲热地寒暄。

“不冷！”

“好精神儿！真象啃牛骨头长大的孩子！”满大伯看着孩子们的爬犁队，满意地笑笑。方型的下巴，庄严地仰起，眯着眼，想了想，手一挥，庄重地说：“孩子们，我要到牦牛山大队参加一个重要会议，刚离开咱们大队的工夫，胡支书——啊，你们胡大伯，让我再向你们布置布置任务。你们的任务，还和往年一样：一边给育肥场送畜料，一边监视德木热的行动。你们胡大伯说，随着清查‘四人帮’罪行的运动一个劲儿地深入，德木热这个‘四人帮’的打手，肯定得被揪出来，失掉的那件珍宝——珍珠九龙袍的事情也会弄清。胡大伯让你们注意他的行动。”说到这里，满特又把手象斧子似的往下一劈，加重语气说：“孩子们，要记着，德木热是一只狡猾的两头乌①，

①两头乌——一种比黄鼠狼大，比狐狸小的动物，浅黄色，头尾毛色发乌。所以叫两头乌。生性狡猾残忍。

你们要码住他的行踪，可是不要打草惊蛇——”

“是！”孩子们像一群威武的解放军战士。

“还有——”满大伯还要布置点什么，突然发现德木热骑着骆驼，从树林那边走来，忙说：“说着说着他来了，让他看见我，他会起疑心的，我走了，不能让他知道我来布置过任务——”

满大伯说着，催动骆驼，很机敏地藏进湖边的树林里。

孩子们朝满大伯指的方向一看，只见德木热牵着他那峰灰色的骆驼，从树林那边的湖面上，滑滑闪闪地走来了。骆驼身上，一边放着德木热的行李卷儿，一边驮着个大酒篓。

“喂，他真来了！”布尔固德拉拉狗脖子上的缰绳，减慢了爬犁的速度。下巴颏朝德木热仰一仰，向伙伴们说：“看，这位公社副主任工作抓得很紧哩，还在驮着行李卷儿走教特尔②！”

王兴说：“还带个大酒篓，好象随时都可以让社员们喝酒祛寒，嘿，挺关心群众生活哪！”

这个德木热，五十多岁，长得肚大、脖细、小脑袋，牛蹄子形的脸上，布满红肉丝儿，红鼻子在积雪的映照下，显得更红了。这几年他上窜下跳，抓闹到公社革委会副主任这个“官”儿以后，说话的声音都变了，故意拉着高声高调，让人听了分外恶心。他牵着骆驼，滑滑闪闪地走着，老远就向孩子们挥手打着官腔：“咳，小将们，又在为集体运饲料哪！你们，真是爱社如家哎！”

布尔固德故意放高了声说：“打倒‘四人帮’，革命生产都要大上嘛！”

②教特尔——移场放牧。

王兴也说：“要用实际行动，庆祝粉碎‘四人帮’的伟大胜利嘛！”

德木热那张布满红肉丝儿的牛蹄子脸，堆着尴尬的微笑，红鼻子皱了皱强作镇静，向孩子们高声高调地说：“小将们的路线觉悟就是高哇。”他斜着眼睛，把孩子们的爬犁看了一遍，又打着官腔表扬，“小将们真行啊！大雪封路，交通堵塞了，湖面上冰滑，机车不能走，硬蹄子牲口也搭不住蹄儿，嘿，嘿，你们就用狗拉的爬犁搞运输，把玩具变成了运输工具，为集体——”

布尔固德拦住他的话说：“这不是我们的创造发明，是胡大伯帮我们想出来的办法！”

德木热顺杆往上爬：“对对！胡支书点子多！”

布尔固德眨动着圆溜溜的大眼睛，端详着骆驼身上的大酒篓，心里暗想：“这些天他为什么一出门就带上个大酒篓呢，他是真关心群众生活，给牧场捎解寒酒吗？会不会和支书胡大伯说的那宗珍珠九龙袍有关系？……”

想到这里，布尔固德的记忆里的那件往事又在脑海里演上了电影儿：文革刚刚开始，德木热高喊着大破四旧的口号，指挥着一大群戴着红袖章的人，大砸公主坟的情景。德木热挥动戴着红袖标的胳膊，高呼大喊：“挥起金箍棒，砸呀。全是‘三黄四旧’，全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吧！”那些人铤而走险，眨眼间，公主坟成了一堆碎砖烂瓦，公主坟中的珠宝玉器，都被当作“四旧”，埋到碎石乱瓦下面，连那件被称为无价至宝的珍珠九龙袍，影儿都没见到……布尔固德眨动着亮眼睛又想：“珍珠九龙袍到底哪儿去了呢？支书胡大伯和阿爸都说这件宝贝下落有鬼，鬼在哪儿？现在看来和德木热这个奇怪的大酒篓有没有关系？！”

德木热见布尔固德盯着他的酒筵想事儿，忙拍拍筵盖，眼睛一斜眯，强转话题：“雪天烧酒金不换，让牧工们来上一口儿，嘿，追风解冷，干劲儿就上来了！”说着，又象变戏法儿似的，从怀里掏出个牛犄角勺子，慢慢打开酒筵盖儿，慢慢地舀出一勺子酒，自己先美滋滋地喝一口，又向孩子们说：“来，小将们，尝尝吧，解解寒！”但又立刻改嘴，“当然，孩子们最好是烟酒不动，烟酒不动！”

“我尝尝，我解解寒！”机伶的王兴，对那个大酒筵也发生了兴趣，想知道酒筵里到底有没有酒，见德木热搭讪着要盖筵盖，急忙喊着，跑到骆驼身旁，仰着脖子，张嘴等着。

“好！尝尝这酒辣不辣，真正的黑沙滩老白干儿——”德木热说着，又慢慢舀出一勺白酒递给王兴。

王兴端起酒勺，真象会喝酒似的，使劲喝了一口（其实只舔了一点儿），好辣，乘德木热没注意，回头吐在地上，拧着鼻子说：“哈哈，这酒真有劲儿，赶上酒精了！”

“嘿嘿，那还用说，打倒‘四人帮’，产品质量都在大提高嘛！”德木热唱着高调，盖上酒筵盖，牵上骆驼，习惯地端着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的身架，向孩子们教导说：“大雪天，又都是在冰上活动，要注意安全嘛，小心磕着碰着嘛。”他知道布尔固德是孩子头，特意关照一句：“布尔固德，要把小将们带好啊！”

布尔固德向伙伴们看了一眼，说：“小朋友们早就都想好了，坚决要和捣蛋的暴风雪斗一斗哪！”

德木热听出布尔固德话里有刺儿，嘿嘿冷笑几声，顺着话茬往下溜，“好好，应该有这个勇敢劲儿！”

“德主任还有什么指示吗？”王兴两只肉乎乎的大耳朵呼扇两下，装得很听话，跟他搭讪着转到骆驼的另一边，顺便把

他的行李卷儿仔细地观察了一下。

就在德木热和王兴说话的当口儿，布尔固德乘德木热没注意，抓起酒篓下的骆驼镫，在酒篓底下敲了一下，那声音使他心中一动。他正想再找个办法摸摸酒篓的底细，德木热招手告别了：

“小将们，再见！”德木热放开骆驼鼻绳，往前走了几步，回过头来，又用副主任做指示的口气，向孩子们说：“支书要是有事找我，告诉他我到北山牧场去了——”

孩子们哼哈地答应着。

布尔固德眨动着鼓溜溜的大眼，一直盯着他那个大酒篓，心里想着事儿。骆驼已经走出很远了，他还在不错眼珠地盯着，心里默默地想着。

王兴捅他一下，问：“怎么，还在捉摸什么？”

布尔固德说：“我总觉得那个酒篓有点意思——”

胖子好特老有点想不通，说：“呀，这有啥意思，大雪天到牧场去，给牧工们带点烧酒，老支书胡大伯他们也常这样做！”

布尔固德说：“可是这个德木热和别的干部不一样啊，平常素日，他只顾往上爬，什么坑害大伙的事都干，可是现在怎么突然关心起群众来了呢？”

王兴说：“刚才我也这么想过，可是篓里装的确实是酒。”

布尔固德喃喃地叨咕：“可是那酒篓底子的声音，怎么有点发空呢？是不是还有别的用项？”

胖子又呲牙一笑，觉得他有点多用心思，说：“篓里确实装着酒，你就别叭哒着嘴想了！”

布尔固德仍然冷静地转动着黑白分明的大眼睛，思谋着，